

健康保衛者

潮 声 著



新文藝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是描寫医务工作人員中各种不同的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風的。作者通过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通过对医院日常生活的描寫，热情地表揚了那些一切为了病人、不辞辛苦、刻苦鑽研的医务人員的高貴品質；同时嚴厉地批判了那些只顧个人利益和兴趣、对病人不負責任的医师的惡劣的思想作風。

健 康 保 衛 者
潮 声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4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6,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7) 0.28 元

時 間

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

地 點

長江沿岸的某城市立醫院。

人 物

陸 英 護士，女性，二十八歲，做了八年護士，解放前來醫院，未婚，認識模糊，思想保守。

張玉珍 護士，女性，二十歲，性情柔和，工作細緻。

胡文婉 護士，女性，二十一歲，來醫院僅半年，新加入青年團，工作積極，活潑而有些急躁。

陳 敏 護士，女性，二十三歲，青年團員，工作積極。王竹君的愛人。

莊松濤 掛號員，男性，二十歲。

田仲玉 外科主任，男性，五十歲左右，留美學生，原來自己開業，解放後入公家醫院，技術甚高，對人和氣。

孫恒立 醫生，男性，三十歲，解放前來醫院，辦事幹練，驕傲自大，肯鑽研技術，不關心政治，有濃厚的“自由主義”思想。

李志芳 護士，女性，十九歲。

劉忠直 化學工廠工人，燙傷及胃病人，男性，近五十歲。

許潔如 醫生，女性，二十八歲，共產黨員，為人謹慎謙遜，工作認真負責，熱愛病人。丈夫是大學教授，有一女一歲，家有

保姆，由外埠小城市調來，在本院工作了近二年。

林兆芳 医院工友，男性，二十二歲。

宋伯祥 骨折病人，男性，四十歲，西北机器厂工人。

楊國梁 實習医生，男性，二十四歲，在外科實習四個月。

王竹君 医生，男性，二十六歲，積極分子，护士陈敏的爱人(未結婚)。

院 長 男性，四十多歲，共產黨員，在部隊任衛生工作干部多年，到院三年多。

俞秀英 肺炎病人，女性，三十四歲，農村婦女。

老妇人 俞秀英之婆，五十八歲，農村婦女。

呂文娟 孙恒立的爱人(未結婚)，二十五歲，專科學校畢業。

孙 母 孙恒立母，五十歲，家庭婦女。

男 孩 病人俞秀英之子，八歲，農村孩子。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五三年十月，某日下午五時。

地點 醫院門診預備室。

布景 門診部樓上，右側是醫師休息室，其旁有門通病院；左側是護士準備敷料及消毒器械的供應室。二室後面正中有門，直過去診察室的走廊。醫師休息室里，一對小沙發中間放着茶几，牆角挂着白工作服。牆壁有大窗，窗外可見西式病院建築及旁邊的樹木；窗下有書架，放着蘇聯醫學等各方面的書籍。

門診供應室內，有一只櫃子，櫃後是櫥，內置紗布棉花包，櫃旁是消毒器械的鍋子，後壁裝着電話。

〔幕啓時，陸英在準備敷料，張玉珍手持方盤，內盛注射器及碗鉗等，由中間門內上。〕

張玉珍 陸英，你點一下數目。

陸英 又來了！

張玉珍 這麼多病人，怎麼够用。

〔陸英點數後，將方盤放一旁，另取一盤，內盛注射器及碗鉗交張玉珍。〕

〔張玉珍取盤走向中門下。〕

陸英 小張，当心啊！玻璃針筒容易碎。

張玉珍 曉得。（下）

〔陸英再準備把張玉珍送來的碗鉗消毒。〕

〔胡文婉由中門上。〕

胡文婉 陸英，再發兩包棉花球，兩付針筒。

陸英 好吧！（將針筒棉花等交胡文婉）

〔胡文婉下。〕

〔陳敏由中門上。〕

陳敏 領換藥盤。

陸英 等一下吧，還沒消毒好。

陳敏 病人等着呢！快一點好嗎？

陸英 急有什麼用。消毒不嚴密，能用嗎？

陳敏 老早多預備一點不好嗎？

陸英 我一个人，一天要消毒三十多次，象从前一天頂多一二十次就够了。

陳敏 這有什麼，以前我們外科門診，兩個醫生一天才看八十多個病人，現在半天就有六十多號。許醫生一個人差不多就看了四十號。

陸英 看得多也不見得一定對。（稍停）孫醫生說過，一個外科醫生，一小時只能看六個病人，那才合乎醫學原則。

陳敏 有這許多病人，不看怎麼辦？

〔電話聲。〕

陸英 （接電話）喂……是的……你們病房嗎？……許醫生，她在看門診，（向陳敏）許醫生走得開嗎？病房找她。

陳敏 最早要到六點鐘。

陸英 （向電話）……許醫生沒空……田主任，也不在……孫醫生！孫醫生今天沒來過。（掛話筒，向陳敏）我說許醫生也太細心了，五點鐘可以完，怎麼要到六點鐘，……你看孫醫生看得多快，總是五點鐘不到就下班了。

陳敏 快？他是馬虎，他看病怎麼能跟許醫生比。

陸英 馬虎？孙医生要不是本事好，田主任还会誇獎他？

陈敏 田主任对孙医生不是沒有意見，只是对他太客气了，当了面不說。

陸英 現在病人多，医生忙，像孙医生这样有技術的人，能安心工作，也就不錯了。

陈敏 安心？他老在忙着自己的事，人在看病，恐怕心还在文娟那兒呢。这几天，孙医生一下班就往圖書室里跑，跟文娟談不完……

陸英 他們正在緊要关头，怎么能不談呢？（回顧，見無人，对陈輕声）陈敏，我跟你講，孙医生和文娟，快要談妥了，也算是我做的一樁美事。你跟小胡可得幫幫忙，千万別在文娟那兒批評孙医生……前天文娟忽然問我，是不是病人們对孙医生很有意見，你想她是在圖書室工作的，怎么会知道病人的意見？

陈敏 这我怎么知道，不过孙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实在不好。

陸英 唉！技術好的医生，态度总是这样的。

陈敏 不見得吧，要說技術，田主任、張主任比他好得多，許医生也不錯，都不象他那樣子。

陸英 田主任他們是有經驗的了，要說許医生嗎，那也太謙虛了一点，派头沒有孙医生那末大。

陈敏 派头？大家都是一样为病人，要什么派头？……派头大，我看就是架子大，脾气大。

陸英 嗯！算你对，我不跟你辯，……陈敏，你說你的小王脾气好嗎？这次他請求到西北去，那么远的地方，他家里劝他不要去，他为什么脾气那么强？老劝不听呢？

陈敏 这不是脾气强，他是坚决。这次我想去都沒有得到批

准呢。

陸英 他就要動身了嗎？

陳敏 今天就去，我大概要到下一批才能輪到。

陸英 其實啊，你真傻，你們先結婚，不是就會得到照顧嗎？
說不定就能一塊去。

〔電話聲。〕

陸英 （接電話）喂！……你哪里？找誰？……又是孫醫生，……
不在……不知道，剛才還有人來問過……什麼地方？我
怎麼知道！（掛上話筒）……你看，外科病房病人又在找醫
生，醫生怎麼忙得過來！

陳敏 快點吧！老大姐！病人等着呢。

陸英 （不語。開鍋，鍋內冒熱蒸汽）

〔張玉珍上。〕

張玉珍 消毒好了嗎？

陸英 嗯！（持長鉗取出鍋內碗鉗）

〔胡文婉上。〕

胡文婉 啊，今天病人可真多！（交注射器）

陸英 你看我怎麼忙得過來，（先將碗鉗交陳敏）天天這樣忙，真
吃不消！

胡文婉 陸英，要不要我幫你？

陸英 你自己的工作呢？

胡文婉 我們病人不多了，還有新來的一位實習護士，她可以
替代我的工作。

陸英 好，你幫忙搞這個吧。（將注射器交胡文婉。胡文婉擦洗注
射器）

胡文婉 （向陳敏）許醫生還沒下班嗎？

陈敏 还有十多个病人呢。(下)

〔陸英再取碗鉗交張玉珍。〕

〔張玉珍下。〕

胡文婉 还有十多号,(看手表)現在已經五点了,許医生真不知道累。

陸英 病人多,許医生看得又慢,怎么行?象孙医生就看得快,我們也省事。

胡文婉 你說,快就省事嗎?……(換了一句話)陸英,你知道昨天又有病人向院長提意見嗎?

陸英 是对孙医生提意見?

胡文婉 不对他还对誰?老实說,孙医生对病人的态度,真是冷冰冰得可怕,有时还跟病人吵架呢!

陸英 外科医生,只要手術好就是了。

胡文婉 听說……陸英,我剛來不知道,她們說,孙医生为了自己鍛煉技術,老喜欢抓机会开刀,是不是?

陸英 (有些緊張)誰說的?

胡文婉 好些人都这么說。

陸英 你可不能告訴文娟啊。

胡文婉 我沒有講过。

陸英 (漸鎮靜)其实啊,鍛煉技術,有什么坏处呢?外科医生主要就是技術……陈敏她們只崇拜許医生,許医生不是也在研究技術嗎?……听說,她在研究什么苏联先進療法,什么巴甫洛夫學說,什么动脉輸血法啦,可是什么也沒研究出來。

胡文婉 我相信她迟早会研究成功的,你真怪,大家都信任許医生,病人对她的反映也好,只有你和孙医生的看法就

兩樣。

陸英 許医生也就是为人和气一点，不大会得罪人，你們对孙医生不满意，其实他不过有时脾气大一些，这是天生的性格，有什么办法，……小胡，我老实告訴你，你剛剛畢業，不了解医院的情况，对孙医生容易誤会，象陈敏她們，只会乱嚷嚷，唱高調，她們怎么知道医生的苦处！譬如說，过去医生在外面，总可以捞点外快，一來就是多少兩金子。

(胡文婉笑)你笑什么？

胡文婉 这名詞真好听，“外快”！

陸英 那就換一个名詞也好……可是現在不行了。現在一个医生，就只能拿这么多。譬如孙医生，他不是要准备結婚了嗎？

胡文婉 噢！难道他的薪水还不够生活嗎？何况文娟也有收入。

〔挂号員庄松濤由中門上。

庄松濤 陸英，孙医生在嗎？

陸英 (不高兴) 我这里成了問訊处了，这个那个都來問孙医生。

庄松濤 陸英，外科病人还有很多沒看，要赶快找孙医生去帮忙。

陸英 你自己去找吧。

庄松濤 病房里找不着他，到哪兒去了？(手搔头)

陸英 会不会又在圖書室看書？

胡文婉 你試一下也好。

庄松濤 問問看，(打电话)……喂！圖書室……您是呂文娟同志，請問你！孙医生在不在？……啊！走了！哪兒去了

呢？……他說上哪兒去的……(電話突然中斷)噫！她好象在生氣！……(手搔頭下)

陸英 (着急)他們倆又有意見了。

(田仲玉由右側門上。)

胡文婉 田主任來了，田主任還沒有回家？

田仲玉 快了！門診還沒有看完嗎？

陸英 是的。

田仲玉 陸同志，聽說昨天有一個下腿潰瘍的病人要住院，醫生硬不肯收，病人的意見很多，是不是孫醫生看的？

胡文婉 是啊！是孫醫生看的，那個病人，下腿爛得很厲害，大腿都發生了紅腫，全身情形也很壞，還是從鄉下抬來的呢。

田仲玉 為什麼不收呢？

陸英 孫醫生認為是慢性病，不容易好，收了也沒有什麼意思。

胡文婉 不收他不是更壞了嗎？

田仲玉 聽說昨天很多病人，都有意見。

陸英 ……也沒有什麼。

胡文婉 沒有什麼？不是差點就要吵起來嗎？

田仲玉 唉！孫醫生這件事可搞得不大好……他老是憑自己的研究興趣來選擇病人，沒有為病人着想……唉！要是批評他吧，又怕影響他的情緒……

(陳敏由中門匆匆上。)

陳敏 孫醫生來了嗎？(見田仲玉)啊！田主任，你還沒回去！外科病人今天更多了，楊醫生來得晚了些，許醫生一個人看，實在忙不過來，快點請孫醫生來幫忙吧！

田仲玉 喔！快去找找看。

陈敏 小胡,請你找一下吧,我換藥去。(下)

胡文婉 (打電話)喂! 外科病房,……喂,孙医生在嗎? ……

不在? ……他來过嗎? ……下午來过又去了, 唔! ……

不在病房!(挂上話筒)

陸英 哪会在病房,病房还來找过他呢!

田仲玉 会不会在圖書室?

陸英 剛才也找过,沒有。

田仲玉 (稍思索)我自己去帮忙吧。

陸英 那又何必,反正也快看完了。

胡文婉 孙医生会不会回家了?

陸英 我怎么知道。

(田仲玉走進取工作服。

(孙医生持照片兩張,沉悶地由右側門上。

陸英 啊! 孙医生來了。(孙恒立不語)你手里拿的什么?

孙恒立 没什么。

陸英 (注視照片)這兩張照片,不是一个人嗎?

孙恒立 你瞧,這兩張照片有什么不同?

陸英 不同? 嚶! 好象是不一样。

孙恒立 (得意狀)……这是文娟的表妹, 這張照片, 和這一張一比, 就完全兩样了! 你看, 這張照片, 眼睛象在笑, 眉毛象在跳了!

陸英 嚶! 這張真漂亮! 怎么回事?

孙恒立 这就是本事! (驕傲地)

(田仲玉走出, 拿着工作服。

孙恒立 田主任!

田仲玉 外科門診正在找你, 什么事这么高兴?

孙恒立 (一頓)我做成了一個整形手術!

田仲玉 (注意)喔! 困難嗎?

孙恒立 沒什麼。

陸英 怎麼?……什麼手術?(再細看)啊!(笑)我說是怎麼的,
這一張是單眼皮,(用手指着)那張是双眼皮,真是漂亮多了。

(孙窘,拿回照片。

陸英 (問胡文婉)你們眼科醫生,也做這種手術嗎?

胡文婉 我們眼科醫生,看病還來不及呢。孙醫生,門診等你去幫忙呢!

孙恒立 啊! 門診還沒有看好?(看田仲玉,楞住)

田仲玉 (向孙恒立)今天門診病人多,你去幫幫許醫生。

孙恒立 許醫生! 她就是喜歡這樣,別人幫忙她還不一定願意呢。

(胡文婉不滿。

田仲玉 不要這麼說,她還不是常常幫你的忙!

孙恒立 好吧,(看看兩張照片,不知如何是好,先放在桌上,取了工作服,走了几步,又回來把照片放在抽屜里,然後再走)好的,田主任,我去。(由中門下)

胡文婉 喔唷! 還要擺擺架子呢。

陸英 (未注意胡文婉的話)孙醫生也真喜歡研究,你看,那個眼皮手術,做得真妙!

胡文婉 有什麼意思,單眼皮,双眼皮,多關心點病人就好了。

(李志芳由右側門急上,未找到人,欲下。

胡文婉 小李,什麼事?

李志芳 (回頭見田仲玉等)田主任,我正在找你,唉! 真要命!

田仲玉 怎么回事？

李志芳 孙医生今天早晨查病房，对一个有肺病的病人說，
“你的肺臟已經爛了，不容易好。”病人听了哭到現在，飯
也不肯吃，剛才才告訴我。

田仲玉 （考慮了一下，对李志芳）李同志，你先回去，等一会我
叫孙医生去解釋一下。

李志芳 （怀疑）田主任，我看还是不要請孙医生解釋吧……
他的态度……

田仲玉 也好，我找許医生去解釋。

〔李志芳从右側門下。〕

胡文婉 說这些話簡直是吓唬病人。

陸英 其实，他就是說話老实一些，也不見得有什么惡意。

田仲玉 （考慮，向陸英）孙医生近來对病人的态度是不大好。

陸英 ……嗯！他大概是工作忙一些，有时候不大耐心。

胡文婉 誰不忙啊？

〔庄松濤由中門匆上。〕

庄松濤 田主任，外面，外面病人鬧起來了。

田仲玉 还有很多病人嗎？（想走）

庄松濤 不，病人看得差不多了，有一位病人跟孙医生……在
吵架。

田仲玉 吵起架來了！老孙真是……你先去劝一下，我就
來……嗨！簡直是越帮越忙！

〔庄松濤下。〕

陸英 唉！孙医生也是急躁了一点。

胡文婉 （諷刺）不，他就是說話老实了一点，也不見得有惡意。

〔电话声。〕

陸英 (接電話)喂!……啊!……小李嗎?那個病人還在哭……

找許醫生去解釋……哪有这么快!她門診還沒有看完哩!

田仲玉 這樣吧,叫她找蔣醫生去勸一下。

陸英 小李,田主任說,請蔣醫生去對病人解釋一下,(掛上話筒)小李真是急性子。

(田仲玉擬由中門下。)

(孫恒立怒氣冲冲上。)

孫恒立 真是胡鬧,胡鬧!(入室坐在椅子上,余怒未息)

田仲玉 (較嚴肅)老孫,我們怎么可以跟病人吵架呢?

孫恒立 那個病人真是豈有此理!這樣下去,誰還能做醫生!

陸英 孫醫生,不要生氣,冷靜一下,病人有時是有些胡鬧!

胡文翰 真的嗎?

孫恒立 難道還有假的?(更氣)

陸英 究竟怎么回事?

孫恒立 一個燙傷的病人,胃里不舒服,他一定要我用听筒听听他的肚子,這種人真太沒有知識了,他以為听心臟肺臟的東西,什麼地方都可以听,我拒絕了他。他還說我態度不好哩,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陸英 真是不懂道理!

田仲玉 病人有了病,情緒總不大好,我們應該耐心些。

(病人劉忠直由中門趕來。)

(莊松濤隨來勸解。)

劉忠直 我再問問他,我們病人能不能提問題,難道可以睬都不睬嗎?(責問)

孫恒立 你的問題,我不能答复!(倔強地)

劉忠直 醫生不回答病人的問題,真是怪事!我們得評評理,

你……(更强)

孙恒立 你怎么样?

刘忠直 (又向前走了一步)要給个回答!

孙恒立 你的要求太高了,超过了医学的范围!

田仲玉 (向孙)不要这样!(向病人)这是小事情,你别急……

刘忠直 这位医生贵姓?

陸英 这是我們的外科田主任。

刘忠直 呵! 田主任! 你們医院素來名譽很好, 所以今天勞保干事介紹我來看病, 可是这位医生的架子实在太大了。

(語气轉緩和)

田仲玉 同志, 不要誤会, 有意見我們談談吧!

刘忠直 是啊! 是好好和他談的; 可是, 他光开了个方子, 睬都不睬人!

田仲玉 同志, 这个問題是这样的, 普通心臟肺臟有病, 可以用听筒听。一般的腸胃病, 听筒是听不出來的。

刘忠直 那他應該向我解釋啊!

田仲玉 大概是門診病人多, 來不及解釋, 这点請你原諒。

刘忠直 田主任, 本來也沒有什麼, 問題是他的态度……我呢, ……也急躁一点!

胡文婉 既然沒有什麼, 好吧! 同志! 就这样吧!

刘忠直 好, 謝謝, 田主任, 对不起。

陸英 好了, 回去休息吧!

(病人刘忠直下。)

胡文婉 这个病人, 做什么工作的? 怎么会燙伤?

庄松濤 他叫刘忠直, 是化学工厂的技工, 就是最近跟我們建立勞保特約关系的那个厂里的。

田仲玉 嗯。

〔庄松濤下。〕

孙恒立 田主任，你看，这是不是無理取鬧？

田仲玉 病人是因为不懂，只要解釋清楚就好了。

胡文婉 田主任的話很对，不对他們解釋，病人怎么会懂呢？

孙恒立 看病都來不及，哪里还有工夫解釋呢？

胡文婉 解釋总比吵架好吧。

孙恒立 （發怒）誰和他吵架？我有什么不对？我算得耐心了。

田仲玉 好了，好了，（轉變气氛）冷靜一些，別太激动，本來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陸英 对了，別生气吧！

〔胡文婉不悅，回身工作。〕

孙恒立 总是态度問題，态度問題，要我怎么样呢？医生看病，看好了就行了，老是态度，态度，难道我們还要对病人打躬作揖！

田仲玉 不能这么說，医生的态度，对病人关系很大，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难道你說沒有关系？

孙恒立 ……自然罗！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們做医生的苦衷，就沒有人了解。

田仲玉 （莫明其妙）你有什么苦衷？

〔孙恒立說不出來。〕

田仲玉 老孙……

孙恒立 田主任，我知道，現在病人对我有意見，护士对我也有意見，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可算得很能忍耐了……